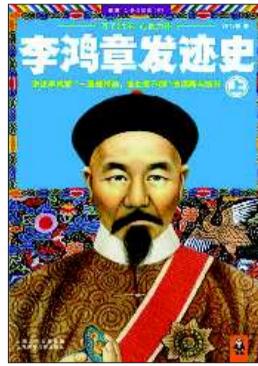


青未了·连载

连载

23

李鸿章感到前途渺茫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;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,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太平军急忙从庐江战场抽兵一半来救无为州,和春趁势率军杀出重围,很快与福济合兵一处。太平军不敌,败退。

李鸿章在无为州停留片刻,知形势危急不敢多留,率军马不停蹄赶往庐江。庐江一战,和春伤亡过半,福济亦损失惨重,尤其是江忠义,左臂竟受箭伤。而李鸿章的两千人,只有十几人受伤。

钦差大臣和春对李鸿章大为赏识。他一面奏朝廷汇报作战经过,一面密函李鸿章,提出想请李鸿章到自己的身边帮办军务。

李鸿章鉴于自己离开吕贤基转幕福济,已是走错一步棋,如果自己此时再离开福济投和春,必为天下人耻笑,于是婉言相拒。和春见他不肯松口,只好作罢。

福济本来不想保举李鸿章,偏和春又先他一步将奏报批发,他也只好如实禀报。但福济的奏折却写成“奴才特遣知府衙帮办团练李鸿章,率团勇两千,袭取长毛屯粮重地无为州,尽毁长毛粮草,长毛不得不分兵去救”。

李鸿章因功被赏加三品顶戴、按察使衔;道员衙署安徽按察使兼

署和州知府元详,被革职发配黑龙江古塔。

元详哭着来向福济辞行。福济一面叹息,一面无轻无重地安慰了两句。元详掩面退去。望着他的背影,福济抱愧地对江忠义和张功说道:“蛤蟆是上不得席面的,你就是把它捧上来当作一盘菜,它也要蹦下去往泥鳅堆里扎。哈哈哈!”

江忠义没有言语,张功却讨好地抢着说道:“大人真是高论,想想可不是吗?把蛤蟆和鲤鱼摆在一起,是不是要蛤蟆的命吗?”

进入大员行列的李鸿章,此时却与福济的隔阂越来越深。李鸿章深知,福济是不会允许自己在安徽官场长久驻足的,自己迟早要成为第二个袁甲三。

安徽即将平稳,福济捞大钱的日子就要来到,他能允许别人向自己的盘里伸勺子吗?李鸿章左右为难,进退不得,感到前途一片渺茫。

咸丰八年(公元1858年)初,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,太平军调集重兵分路进入安徽。李鸿章急忙告假,将母亲及家小再次迁到磨店乡居住。李鸿章当日又赶回大营,随福济迎战太平军。

三月,太平军连破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、舒城、庐州、三河镇等安徽十几个州县,安徽全境大半陷入战火之中。

次年初,太平天国在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福建各省大量用兵,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、舒城、庐州、三河镇等安徽十几个州县,又相继被清军收复。太平军入马有一大半退出安徽。这个时期,安徽较其他省份相对稳定。

咸丰皇帝急调和春离皖,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,又调江忠义一军进江西,命福济一人统军两万,在安徽支撑局面。福济大捞银子的时机来到,他一面寻机排挤三品按察使衔的李鸿章,一面开始卖官鬻爵,大行克扣军饷之事。安徽被他搞得乌烟瘴气,官风极其败坏。

李鸿章却预见到太平军不可能就此放过安徽,安徽更大的战火将在后头。他再次告假,紧急赶回磨店乡,会同大哥李瀚章及四位老弟,把阖家老小搬迁到更远的一处山村赁屋居住,磨店乡只留少许家人看守。李鸿章把家小安排停当,方返回大营。

三月,李瀚章丁忧期满,分发湖南为补用知府。李瀚章很快到湖南巡抚衙门报到,被调任湖南团练帮办、总理湘军报捐局。

这时的湖南团练大臣是礼部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。曾国藩能委重任于李瀚章,看中的是李瀚章谨小慎微、忍耐成性的品格。

李瀚章离家不过两日,安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咸丰帝苦心经营的江北大营,竟在一夜间被太平军摧毁,钦差大臣、督办江北军务的德兴阿,率残部逃往邵伯。太平军旋即集重兵分几路进入安徽,几日光景再破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、舒城、三河镇等十几个州县。

福济手握重兵,却不会使用,把兵权交给李鸿章,又怕李鸿章功高取而代之,致使安徽的局面比邻近省份坏得更快。弹指间,安徽便不再是从前的安徽,只剩四个州县尚归巡抚衙门管辖。太平军很快兵分三路进逼庐州。

福济一面火速向朝廷求援,一面安排退路。太平军于是不战而破庐州。福济率军一退肥东,再退滁州,这才扎住阵脚。

朝廷震怒,诏斥其调度无方,交部严议。福济有火出不去,竟然迁怒于李鸿章,说李鸿章不听调遣,办差无力,扬言要严参。

21

我们分手吧

题。这样日子我感到很压抑,我不想这样持续下去。”

“不想结婚就直说,何必到现 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你才临阵脱逃?”李佳楠冷静得过分。

“或许是我们的准备不够充分,让本可以很快乐的结婚变得像现在这样麻木,这是我的心里话,而且憋在心里很久了,我看到别人结婚都是喜气洋洋的,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。我认为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。”

“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,就是没有准备好钱而已。”李佳楠直视周子阳。

“从决定要结婚开始,我马不停蹄地给你挣钱,公司的活计我揽了大半,就是为了多拿奖金,还要低三下四地找一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去求个兼职,去求我的父母施舍给我点儿钱买个鸽子窝一般大小的房子。我从抽每包十块钱的烟现在变成了每包五块钱的烟,连出门跟同事吃饭都不敢去,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”

“感觉疲惫不堪的人是你,食言的人也是你,是你自己承诺永远

不再跟徐卉联系,不再跟她见面,难道你自己说的话你都忘记了?”自从徐卉出现之后你全都变了,你不要再找什么借口。”

“这不关徐卉的事,是我变了。”周子阳即刻反驳,“我承认我对你食言了,但今天的确是同学聚会,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,但我希望你不要把无谓的人牵扯进来。”

“是吗?可上一次徐卉送你回来时她说对你志在必得,她说要给你辉煌的事业,复原那个在学校里的骄子,不是她从中作梗还有谁?为什么徐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提过做兼职太累?从来没有提过筹备结婚的事情太繁琐?”

“她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,这是我跟你的事情你为何总要牵扯别人进来?”周子阳仍旧不肯承认,“是你一直都不肯相信我,还查探我是否加班,还莫名其妙地跟踪我。”

“周子阳你是个混蛋!”李佳楠痛哭流涕地朝着周子阳怒喊。

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周子阳的话好似一个晴雷直接劈进了李佳楠的心里,“你确

定吗?”

周子阳点点头,“至于已经下了定金的,违约金我会支付,你算一下多少钱再通知我,我会直接汇入你的银行卡里。”

“你滚吧。”李佳楠的语气冰冷,寒得让周子阳不由得一怔。

周子阳只拿了件随身衣物和他工作上所用的物品,他拎起箱子看着李佳楠那颤抖的身影,心里好像有块棉花塞住一般,他不是对李佳楠没有了感情,而是他的确感到疲惫。

离开了家,周子阳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“去哪儿?”司机师傅问。

周子阳忽然语塞,想半天他才缓缓地说出一个地址,那是顾新宇的家。

顾新宇一边摇头一边说,“周子阳啊,早有这觉悟你何必耽误李佳楠到二十八岁呢,我今天终于找到一个人品比我还差的了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?好像我害了李佳楠似的。”周子阳不满顾新宇的话,“我对她不是没有愧疚感,我总不能因为对她的愧疚就盲目地结婚。”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琉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,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,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等一系列压力,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——我们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

42

与他魏功德斗法,余贽还不是对手



《白色巨塔》

◆出版社:广西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松 鹰

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校K大为背景,名记者聂风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,通过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,层层剥笋,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洞。故事曲折,悬念迭起,案中有案,其透视社会和人性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。

魏功德脸色微露不悦,但没有吭声。他很清楚在他魏功德的一统天下之下,有个把人反对成不了什么气候。魏把目光投向葛幼军,期待年轻弟子站起来反驳她。但葛幼军埋着脑袋,用笔在一 张纸上无聊地画着圆圈。

葛幼军一言不发。对今天的会议,他心中积蓄着不满。目睹现场的情景,等于是对余贽进行缺席审判,而余贽本人无法进行任何辩解。至少这有点不公平。让人想起牛顿把持的皇家学会,那种霸道,那种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的专横。

人事处处长提出对余贽的处分意见:解聘教授并撤销其在校学术机构职务。

副校长环顾左右:“还有谁发言?如果没有,那就表决。”

为了充分表示民主,魏功德校长建议会议采取不记名投票表决。

最后表决结果:二十一票同意对余贽的处分决定,一票弃权,两票反对。

对余贽的处分立即生效。

魏功德办公室。魏功德满面春风地接长途电话:“哦,我现在很

好,心宽体胖呀!多谢你姐咯……哈哈!欢迎你春节来哦,我亲自开车去机场接你……”

“魏校长说话算话,别开空头支票哟!”话筒里响起一个中年女人的嗲声,音色甜润。

魏功德笑眯眯地说:“决不食言。”

这时,苟主任推门进来,恭敬地递给他一份文件。魏功德拿起文件,瞟了一眼,是解聘余贽教授职务和撤销其在校学术机构职务的决定。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和幸灾乐祸的表情。这是魏功德向余贽使出的一把杀手锏,是他一手导演的杰作。要与他魏功德斗法,余贽还不是对手。

但他对昨天的“审判会”并不完全满意。因为有一票弃权,两票反对。弃权票姑且不管。汤小娥是公开反对处分余贽的,两张反对票里肯定有她一票。另一张是谁打的“叉”呢?这两张反对票,犹如两根肉中刺,让他浑身不舒服。这表明他的绝对权威和声誉在K大受到了公开挑战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,据现场唱票的校长办苟主任查验,

那另一张打“叉”的反对票,很可能出自葛幼军之手。

他思索了一下,拿起银灰色电话的话筒,拨了个分机号码。“是幼军吧,现在有空吗?”“有空。”对方答道。“那你过来一下。”“好。”

三分钟后,师生两人进行了一次摊牌的谈话。

魏功德先问葛幼军,对校长办公会表决结果如何看。这是试探。葛幼军直言不讳说,投反对票的是自己。魏功德听到这话,反应很复杂。葛幼军总算是说了真话!魏功德既感到痛、恨,又觉得惋惜。

“这是为什么?”他要求弟子解释。

葛幼军说:“我不赞成这种讨伐的做法,余贽是一个正直的学者,对他应该宽容一些……”

“正直的学者?”魏功德冷笑了声,“差点爬到我头上拉屎啦!还正直学者……”

“校长德高望重,作为一校之长,应该表现得有气度些。”

“哼!气度只是漂亮的外衣,对敌人必须痛打。”魏功德霸道地说。葛幼军沉默。

魏功德望着他,语重心长地说:“自从笑天死后,W氏学派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就是你葛幼军了。我不明白,为什么在W氏学派遭到诋毁和攻击时,你不能起来捍卫,反而要怜悯对手呢?”

葛幼军吐露真言:“说老实话,余贽师生的揭发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,应该引起我们警觉和反思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魏功德反问他。

葛幼军说:“我统计过笑天最近两年发表过的经济学论文,连同在校刊上发表的,总共一百三十一 篇,也就是说,平均不到一个星期,就有一篇论……论文发表!”

葛幼军激动起来,有些口吃,他继续说道:“他哪里是在写论……论文,完全成了炮制论……论文的机器了!”

显而易见,靠拷贝、抄袭,就难免了。这一百三十一 篇中,有十五篇是与老师联名的,另外一半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,只稍作改动压缩,或是换个标题。另外近三分之一,确实有剽窃的嫌疑。

为了达到论文的定量标准,并且制造远远超过指标的轰动效果,钱笑天的这种“疯狂”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就是晋升正教授,进而谋取院长的位子。